

拓宽文学道路 展现文学力量

黄 平



电视剧《人世间》播出后,细心的观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花絮:原著作者梁晓声在剧中客串了一个角色。剧组以这种方式向作家本人致敬。改编自梁晓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人世间》全剧故事流畅,人物立体,情节丰富,情感动人,展现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描绘平凡人生的不懈奋斗与为人温暖,播出后创下了近年来电视剧收视率新高。

这一现象并非《人世间》所独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都改编自相应的文学作品,有的改编自《西游记》《红楼梦》《四世同堂》《围城》等古代与现当代经典,有的改编自金庸武侠小说、二月河历史小说等当代类型文学。近年来,《亮剑》《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等热门电视剧也都是文学原著的二度转化。电视剧之外,电影、话剧等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比如电影《流浪地球》改编自刘慈欣小说,话剧《长恨歌》改编自王安忆作品。文学改编现象是世界性的,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创意来源,不断被改编成热门剧集、电影大片、音乐剧、电子游戏等。

进入数字时代,由于影像艺术的直观、便捷、受众广泛,文学似乎不再居于媒介中心地位。但在文艺诸门类中,文学始终扮演着“母本”的角色。说文学是“母本”,主要是从文学和各艺术门类的关系出发,形象一点讲,文学是文艺的“基础设施”,为文艺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

文学是文艺的“基础设施”,起到广泛支撑作用

文学作为文艺的“基础设施”,是由深层原因决定的。首先,相较于其他媒介,我们认识世界、沟通交流更直接依赖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基础性支撑着文学的基础性。虽然电影中有镜头语言,舞台上肢体语言,但在创作和赏析时,我们仍然需要用语言文字“翻译”镜头或舞蹈动作的内涵。我们也会用音乐、用色彩来交流,沉浸在一首名曲或一幅名画营造的意境中,但这种“意会”的交流,常常也要借助“言传”来解释其中奥妙。文学语言并不是对世界的被动反映,而是以其生动性和创造性丰富着我们的感受与表达。“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让我们眼前的风景变得生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让我们内心的情感更为细腻。这就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价值所在,它支撑和丰富着我们对生活的感知。

各艺术门类都有独特的形式传统,也都

核心阅读

文学在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丰富的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这套艺术手法可以跨媒介移植,构成综合性艺术的基础。

在当下文艺格局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文学蕴含着转化创新的丰富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超越单纯文本,以跨媒介的眼光理解文学,推动文学充分向其他艺术门类开放。

只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地实现“跨界”与“破圈”,不断求新求变、奋发作为,新时代文学才能保持引领风气的活力,成为艺术创造和文化生产的基石。

在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文学在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套丰富的反映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手法,这套艺术手法可以跨媒介移植,构成综合性艺术的基础。比如很多影视作品被认为“有文学性”,就是因为它们在影像叙事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当代影视对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吸收不胜枚举,导演张艺谋就曾表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限于影视领域,在近年来流行的脱口秀中,有较好文学功底演员也经常表演中运用文学手法,收到良好效果。

文学还是一门独特的想象艺术,和音乐、绘画等艺术门类相比,其突出的特点在于,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密切,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更广泛。文学对时代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机械式表现,而是借助文学想象的力量,提炼现实、穿透现实,以小见大,以具体见总体,通过无数生动的现实细节反映时代的整体气象。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文学的重要课题,不仅是“讲述”,而且要“讲好”,这就考验文学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的本领。

书写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

胡 平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位于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加紧搜捕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从这段历史出发,作家孙甘露在参考大量革命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构造,创作了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这部作品融红色题材、类型小说和文学笔法于一体,别开生面地书写了历史激流中的信仰之光。

作品叙述了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秘密会场逮捕了12名地下共产党人,在取保条件下将他们释放。地下党员们明白,自己仍被关在无形监狱里,他们需要在被监视的情况下辨别出内部的叛徒,同时与瑞金派来的新领导人取得联系,继续完成上级交办的特殊任务。在主人公陈千里领导下,这些地下党人与敌人机智周旋,建立了一条从上海通往瑞金的秘密交通线。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中一些人义无反顾地充当“钓饵”,被再次抓捕,甚至伪装叛变,以假口供转移敌人视线,最终成功将

关键人物转送至苏区。

小说故事紧扣读者心弦。作者没有一味追求悬念,而是以深沉冷静的笔法从容叙述,铺陈出险象环生、扑朔迷离故事情节——虽然所述情节危机四伏,变化奇诡,但回想起来,始终合情合理,保持着现实生活朴素的质感和逻辑。这部作品最大程度忠实于生活与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悬念迭出,但不是为悬念而制造悬念,每个人物的举止动机都很平实,并有生活依据,如此才能让读者信服,让读者在被情节吸引之后,进一步领会故事背后的深意。

这一类型的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注重正面人物的机智勇敢、反面人物的凶残狡诈。《千里江山图》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写出人物背后的立场与信仰之争。小说里的叶启年本为大学教授,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成为国民党骨干,建立了秘密特务组织;陈千里是他的学生,起初崇拜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爱上他的女儿叶桃,并受叶桃影响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陈千里和叶启年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作者深究他们彼

此政治观念的对立,在对比中写出红色信仰的初心可贵,写出革命理想的光芒闪耀。叶启年妄想在思想上肃清共产主义,但他接触的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到不计得失、不惧生死。小说塑造的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等人,为了伟大理想从容就义。开篇中在四马路菜场跳楼自尽以发出警报的那位共产党员,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这种献身理想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作品将激烈谍战写至理想信仰的终极对决,体现了作者把握历史、提炼历史的功力。当然,小说在具体的人物冲突和故事细节上,还可以处理得更饱满更巧妙。

作者在《千里江山图》中调动了多年的文学积累和经验,在小说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节奏等文学性方面进行了探索。整部小说于冷静练达中书写生死较量,在历史激流中彰显信仰之光,动静相宜。这样的作品也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如何在类型化表达和文学性追求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网络视听等平台上的传播,探索文学新业态。面对新技术条件下的读者,文学的传播形态要应时而变。比如作家、评论家进驻网络视听平台,以音频主播、视频博主的方式和读者沟通。今年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首发式,从线下转到线上,从参与人数有限的研讨会转到更为开放的网上直播间,为作品带来新的传播可能。同样,伴随创意写作专业在高校校园里的兴起,文学创作与大学教育相互助益。作家、评论家通过创意写作工作坊、驻校作家、系列讲座、兼职授课等方式,传播文学观念,拉近了与年轻读者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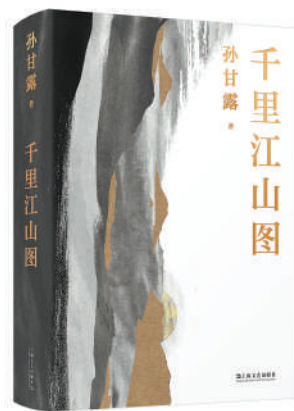
文学承担基础性重任,同时不断衍生转化,开拓延伸自身价值,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人民。人民是文学事业的根基所在。作为“基础设施”的文学,不像交通、水利等生产生活设施那样直接可见,但它在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有扎根人民,表现人民,新时代文学才能实现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只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地实现“跨界”与“破圈”,不断求新求变、奋发作为,新时代文学才能保持引领风气的活力,成为艺术创造和文化生产的基石。新时代新征程,文学将在与其他媒介、其他艺术形式的交融交汇、互联互通中,进一步拓宽道路、展现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制图:赵偲汝

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文学在投身时代、书写人民的过程中表现出新特点新气象,为丰富文化生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拓展着新空间新可能。本栏目即日起推出“新时代文学新气象”系列文章,从中提炼有益启示,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编者

新时代文学新气象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采风的过程和角色化的创作方法,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物、演绎歌曲。站在舞台上的我,用心歌唱对党、对国家深沉的爱,用真情为人民和时代放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有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重要讲话,备受鼓舞。

歌剧被誉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作为歌剧演员,我一直热爱歌剧表演艺术。从2001年起,我先后出演《再别康桥》《米脂婆姨绥德汉》《雪白的鸽子》《木兰》《运河谣》《白毛女》《党的女儿》等多部作品。从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红莲,从民国时期的林徽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田玉梅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喜儿,我塑造的这些角色带着不同时代的烙印。还有角色富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如青海湖畔的尕冬妹、陕北大地上的青青,等等。

生活和人民帮助我塑造角色。出演《米脂婆姨绥德汉》,我们到陕西榆林采风数月,与当地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一起生活、排练,让角色一开口就是地道陕北话;排演歌剧《白毛女》时,我同剧组来到河北石家庄市平山县北治乡河坊村采风,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请他们教我烧柴、和面、贴饼子……每一次采风,都迅速拉近了我与角色的距离,老乡们朴实的笑容、真挚的情谊也一直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告诉自己,必须把这里的歌唱好,把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讲好。

采风的过程和角色化的创作方法,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人物、演绎歌曲。在乡野林间、田间地头听到的美妙旋律,让我对民歌更加了解和喜爱。在各地采风创作基础上,2006年我推出民歌专辑《蒲公英的天空》,2008年推出《中华五十六民族之歌》专辑;2017年,在老师指导下,我推出《源远流长 寻根之旅》民族民间专场音乐会,汇报我在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上的收获和感悟。大地的歌声滋养了我,我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感唱给更多人听。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工作生活里听到的百姓故事,丰富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录制电视剧《山海情》主题曲《花儿一唱天下春》时,我想起了在宁夏采风的时光,西北人民的热情和直爽在我脑海涌现,我主动和作曲老师商量,决定用方言演唱歌曲的前半部分;电视剧《人世间》描绘了半个世纪的百姓生活史,在同名主题曲创作前期,我就参与其中,琢磨怎样用更恰当的音乐形象表达剧情,希望自己既能唱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能唱出人间烟火的温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又何尝不是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永远值得我学习和体会。

20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常常有机会前往边防一线、边疆哨所慰问演出,每一次下基层演出对我而言都是一次心灵洗礼。我的一系列军旅作品如《芦花》《晚风吹过哨塔》《解放军来了》等,也在一次次洗礼中打磨成熟。2021年央视春晚上,我演唱的《请放心吧!祖国》,受到观众喜爱。歌曲《我用生命守护你》讲述守岛英雄王继才三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守,《清澈的爱》歌唱年仅18岁的戍边烈士陈祥榕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为战士们而歌,为人民英雄而歌,我心怀感激,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净化、自我升华的过程。

这些年,我多次在国内外大型活动中,用歌声讲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故事。去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中,我与8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孩子共同献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不管是排练还是正式演出,每一次音乐响起,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20多年前,14岁的我凭着对歌唱的热爱,独自一人踏上求学之路,朝着自己梦想的舞台出发;现在,站在舞台上的我,用心歌唱对党、对国家深沉的爱,用真情为人民和时代放歌。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为人民和时代放歌

雷佳

